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聞證誤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　齊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舊聞證誤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哲宗登極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惟朱妃稱號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貴朝廷宜詳議當優隆之時蔡確章惇尚在朝議久不決諂諛者謂亦當為皇太后守正者則曰止合稱皇妃太母曰自古無並為皇太后之禮當尊為皇太妃凡百禮儀並依皇后乘行龍擔子服用繖扇等皆紅百寮稱臣太母又增月給在

皇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謝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縁得此盛極按此一段尤差誤徳妃朱氏為皇太妃當諸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内衣褥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臣已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寮稱臣月給在皇后

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

婦人不與人此〻恩澤怎生把握天下事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按宣仁垂簾内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蘇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王汝爲相屢以除授私其子姪爲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爲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

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文辨誣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汎之卒十二月劉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熹按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

二王官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荆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按章惇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為中書舍人李掄所編丁未録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録黄非用白帖子明矣范淳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賔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紹聖二年十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

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當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曰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卒出王明清揮麈前錄

韓相縝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

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謚而已

按哲宗實録韓玉汝附傳縝守頴昌再上章引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簡詣事司馬光持禄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上為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謚而已史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皆差誤況玉汝乃元豐執政雖遽遷於垂簾之初而俄與章蔡並逐豈可廁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子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維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容得免非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初但與蔡持正遞遷至相位既而為元祐諸公所擊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違兩可歷符祐崇靖之間皆為執政若槩之元祐宰執之間誤矣

邢恕既為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

出其元祐初謫隋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白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為右史時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白決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覩朝旨姚勔

不與磨勘謹按勔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勔落寶文閣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當考恐字有脫誤出李燾長編　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事鏤板下諸州故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擊黨人是以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確車蓋亭詩之比耳

按紹聖間鄭公肅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美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為制帥不但曹王

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充置使此所記誤

崇寧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按二年朱冲以獻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為始

李孝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義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罷汝異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倞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

中始不肯倞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倞云若爾某疾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倞以告其父後義輩皆客死於路按此崇寧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今義更名允濟中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宣撫陜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為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

三年巳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間事計李倞病時費尚未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安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安惇元傳

符詔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夫人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巳未御筆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授堯臣承務郎蓋惇本官為光禄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用所復官推

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召諸巨璫來且有
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訢皆奏稟以此上
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為師臣定行遣汝等
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請省魯公則戒之曰恐至尊暑
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一切應副汝
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與
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又云諸璫變色皆

安也况童貫已為太尉恩數視二府矣可召至都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訢藍從熙第一李轂第二此無轂名亦誤也

李端叔為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為右史命未下而為錢遹論罷暫泊潁昌為范忠宣草遺表上讀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按范公薨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名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用之不應在

朝踰年無除目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嶷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為田導水入海是也

出王明清揮麈餘話

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嶷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由是民失

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元年李莊簡為吏部侍郎奏請復之上虞令趙不搖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按謙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

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即令醫者朝夕診視其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為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即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出王明清揮麈後録此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肅在南康有

飛語云其子婿為賊所得欲以為相詔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楚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寧止范宗尹也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為殿

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為謗訕取
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
加以此名遂改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列伯
山宣政間本李士美客由此觀之伯山所書恐曲為士
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
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令乃以
為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

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顧隨至禁中有欲白於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攜之而入請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批曰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出王明清揮麈後録

案王正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寧中為朝散郎上書勸停

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名前宰執議事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人欲用正道為平灤漕非留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出王明清揮麈後録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欲

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見四金甲人衛上出王明清揮麈後録按欽宗實録上自康邸出使而顯仁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召内知客韓公裔至杈子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録

按實録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閤内侍所供名字后實以廢處外宮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況徐秉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諭之邪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搜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行根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待之出王

明清揮麈後錄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然儔獻計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建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黄英州任中書侍郎乃令進奏官退回為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矯

枉太過誤矣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黃懋在中書
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
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扑
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
差管轄舒王巳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賁者其銜即云
管轄魏王巳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即南西二墳也
邪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連惟字

允字以上者並祔西洛魏悼王葬汝州故宗子連承字以下者並祔溫陽所謂西墳永安是也所謂南墳汝州是也國書中自可考據泰之嘗為從官矣乃不知此何耶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寛之會之云不可既巳投拜委質於賊甚麽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詆覺

民嘗仕偽楚耳出王明清揮麈餘話按敵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十月乃得歸紹興元年春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户拘之入官次年春盡鎖之雲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初縣客户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不容訴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壽縣為壽州

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黙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記建炎遺事一編云孔彦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諭彦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撫司求賞相平張遂與彦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擭金不得乃先見魏公言張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彦舟屯荆南公不

從令往黄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衆渡淮降金按鍾相
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衆率人守鄉井孔彦舟為東平
鈐轄因事叛去侵荆南諸郡攻長沙不克乃僞稱鍾相
遂入之反奏相叛傅彦濟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
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彦舟獲相送行在
拜利州觀察使湖北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為
彦舟所拒賀子忱説巨寇馬友擊彦舟遂之彦舟引兵
入江西明年二月吕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彦舟同擊

賊成敗降劉豫其秋以彥舟為蘄黃鎮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舟心不自安偶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其圖已遂引所部降偽齊以首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撫司且賞典已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辛企

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始自瑣闥遷吏書為言者論去後五日富文即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富文除福建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衆言又因之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遣澤

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牡之遺史按宗公遺事載其京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所記殊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饗客殽饌必至百品遇出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贐行一百二十合以朱漆鏤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録按李張

二公皆渡江後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豈非以張自福
州還朝而薦李公起為江西大帥故以此汚之邪

舊聞證誤卷四

宋　李心傳　撰

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廣選藝祖後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廣為思陵所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積為上所輕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先後襲封或傳者

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廌在泉南當考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為借其敕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末以使御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靈顯真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

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　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況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二萬道共直四百萬緡通見錢為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亦未及魏公所將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

泰陵實録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麻制中
時人以為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為非也按紹興八年六
月趙公以哲録成書遷特進曽尚書楙當制無此二語
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為樞密使語馬
帥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
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為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指為劄

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為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為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仲言揮麈後錄　按解承宣初以趙忠簡引為步帥紹興八年忠簡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為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為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月韓罷為樞密使乃命張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

乃責散官安置南安軍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

秦會之為樞密使奏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

以計緩我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

忠簡再相解典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

時韓五上疏力諫及蕭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

面議且上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

諉之他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

紹興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

一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
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衫
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
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
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按劉豫以紹興七年丁巳冬
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謂自建炎四年
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適為八年也龍見之時豫已
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為以圖示之此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沉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書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故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遂上勅罷其新任緣是廢斥以終按史孟信安紹興十二年四月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時才老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樞密

使十一月山陵攢畢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即州賜第主享二十年薨於天台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入覲太母其冬薨於臨安上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也但歸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

十月元帥親統十萬衆水陸并集出王大觀行程錄 按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令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按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曾公卷持議以為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斂以為當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昭慈遺誥已云權宜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為異日遷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遺誥既云然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垂簾者例稱山陵然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說亦誤

趙愚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

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王日嚴曮為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翊日即除禮部侍郎出王仲言揮麈後錄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還儀曹貳卿仲言誤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應之為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為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泰師垣耶出王明清揮麈三錄按陳公賜謚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丙子也湯進之賓為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翰林九月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謚已五旬恐無緣始謝蓋一時好事者以為口實仲言未之考也

胡貞者凶險躁進之士也趙鼎為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又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

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蓐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猻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遂俱乘猻座繇是為例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建節久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誤

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燕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宰相燕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呂正獻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燕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之為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即近屬者與外戚之為郡王者或亦賜之真宗時嘗徧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元宰而已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按慶元令節文諸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則三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尚同但在京則不可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緑動綾袍為趂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羅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今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宫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来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更者明宫

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聞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蔡絛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鍾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既未曉則但撾鼓六通而無鉦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魯侍祠於宣和殿嘗備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

通此云惟數十聲未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撾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按國朝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

自遥蔡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唐劉瑑撰王巨鏞碑稱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進滔碑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元稹崔

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瑑仍不稱知制誥不可曉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學士官

至業徵舍人則銜内不繫知制誥三字所從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名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淩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案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淩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

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

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若能詩亦可覩其外氏唐元相國之僑

偶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

未觸白樂天作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莊簡諸公跋

識甚多尋聞為秦熺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按考唐白傳

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垍張弘靖李絳韋貫之

武元衡爾其在中書嘗草微之諭德及翰林兩制蓋樂

天以元和初為學士而徵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

王景㬎藏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見刺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散堯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山月餘崖奔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劍桶中

有一黄腰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加檢討司徒至秋中原魁平出王明清揮麈後録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末後畫小池龍躍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揮麈餘話

按實録蔡京死於崇教寺

遼已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即棄其妻擕五子宵遁深入

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出松漠記聞按三國謀謨錄兩國編年皆云天祚出夾山以圖興復達錫諫不聽乃稱疾不行天祚被執達錫率殘衆奉梁王北奔據此則達錫未嘗降使其果降則梁王何以得免洪記恐誤也天祚四年趙晉秦許四王晉王先誅死而無梁王或者其後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從記聞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壬戌歲改皇統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豐至癸未歲

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案壬戌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歷改皇統在十四年按辛酉歲爲珠興本朝書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爲正此所記誤又正隆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即位于會寧改元大定至壬辰爲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頒歷于屬國故耶